

放思之美

刘传铭著

劉傳銘



刘传铭
著

放思之美

劉傳銘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思之美 / 刘传铭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060-7431-5

I . ①放… II . ①刘… III . ①艺术评论—中国—文集 IV . ①J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9168 号

放思之美

(FANG SI ZHI MEI)

作 者：刘传铭

责任编辑：杨英瑜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20.25

字 数：1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431-5

定 价：38.00 元

发行电话：(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编者告白

中西出版社，莫不以“文库”或“丛书”为立社之基。如吾国“四部丛刊”之于商务印书馆，“四部备要”之于中华书局，而西洋则有“企鹅文库”、“世界文库”、“七星文库”等等，日本亦有“岩波文库”，皆个中翘楚，风行一时。观今鉴古，藏往知来，故吾社遂有“东方文库”之编集。启动之始，有如下告白。

一曰以立社为宗者。一社之成长，当有连续性，一步一脚印，清晰可辨。本文库正是此种成长轨迹之记录，俾使本社所出之书，有完整链条而不断裂，有完整画面而不破碎。本文库不仅是立社之本，实又为本社之成长日誌。

二曰以精品为追求。图书之撰，有下品，有中品，有上品；下品如快餐读物，上品如中西经典。又有精粗之分，精品如“四部丛刊”，粗品如“四库全书”。本文库自当以上品、精品为追求，所收各书，既是严肃认真之作，又为确有识见之作。

三曰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今之学科分类，源自西洋，以所谓“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两大类，前者如文史哲，后者如数理化。本文库所收各书，以社会科学为限；如文学、史学、哲学之作；如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之作；又如政治学、教育学、宗教学之作等等。科学史、科学哲学之类，不纯属自然学者，亦在收录之列。

四曰以学术与文化为旗帜。本文库所收各书，以学术文化著作作为限，可以是专著，亦可以是同主题论文集；可以是一个人独著，亦可以是多人合著；可以是中文之新撰，亦可以是外国之译作；可以是境内人士之作，亦可以是境外华语之作。

五曰以开放为特色。时间上，虽以当代学者为主，亦可前推后延，上溯晚清以降，甚或晚明以降；下及晚辈后生，呈无限开放之

态。空间上，虽以吾国学者为主，但不拒绝西洋、东洋之优秀作品，呈无限开放之态。编辑上，不限体裁，不限文体，不分类，不编号，先有先出，亦呈无限开放之态。今之人继前之人，后之人继今之人，再后之人又继后之人，可以一代代，一辈辈延续下去，无有终时。

一人之成长，有一人之特别轨迹。一社之成长，亦有一社之特别轨迹。“东方文库”将是此特别轨迹之记录。十年后，五十年后，百年后，本文库将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印痕。

《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古老之中华民族，已走过“庶矣”之阶段，正走在“富矣”之路上；“教之”之时代，迎面扑来。“东方文库”将不辜负时代重托，誓在“教之”之时代里，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东方文库编委会

上 篇

- 3 审美决定论（代序）
- 29 关于肖像的当代寓言
- 34 荷花，从池塘里绽放的宗教
——荷画断想
- 39 词之哑赏
- 47 野性呼喊
——非洲木雕“超时尚”的审美品格
- 52 论“真实”
- 68 关于“聊斋戏”
- 75 杖具典藏
- 78 山之赋
- 84 徽学四章
- 90 未见对手的“遭遇战”
——高剑父与范曾绘画观比较研究
- 106 亚麻布上的交响
——读第二届“华人西画”

下 篇

143

大道通天

——评赖少其晚年山水画及其“丙寅变法”的历史意义

156

古典精神的当代符码与现代意识的欢乐发酵

——论郭泰来绘画

159

造梦者王农

168

扇画话善

171

纯粹的写实

——杨克山与中国的“写实派”油画

175

中国画古典精神新证

——论张伟绘画书法艺术

184

陈非为呈 绣当自秀

——读陈秀的中国画

188

古典主义的复归

——读施立华亚麻布上的中国画

192

本格的解读与出格的思考

——关于封尘绘画中的性意识

196

我亦能高咏

——读徐刚书孙过庭《书谱》

199

掰开的太极

——程十发论

- 212 书法与印刻的哲学意味
——谈陆康的“挑战”
- 220 读石涛
- 225 任仁发《圉人图》
- 231 孩童般纯洁的艺术家心灵
——在林风眠研讨会上的讲话
- 235 士心匠作话古建
- 255 在《中国经典·书画印·三百丛书》编纂会议上的讲话

附录

- 285 上石堂记
- 288 珠崖府记
- 290 始复馆记
- 292 废园路引
- 294 万和书院记
- 296 南社印存
- 297 新旧诗十首



上

篇

审美决定论（代序）

作为一种思想，“审美决定论”不是这本文集所能系统阐述清楚的，甚至也非吾写作之初衷。然而在提笔写序时，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五个字：“审美决定论。”在一个被金钱和物欲吹涨的“盛世”，在“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军事决定论”等强势话语的时代，连“文化决定论”作为一种价值信仰和史学观也会被视为“软弱与可笑”，被视为不合时宜。何况，“审美”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文艺学观点，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自得其乐或庸人自扰”。审美无关痛痒，遑论生死。现将之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量齐观，将之作为一种道统的思想力量，似有“托大”之嫌？何来“决定”一说？！

“审美决定论”于我而言，首先是深埋在青年时代“小布尔乔亚”心底温床里的一颗种子；是在“诗经”“离骚”“唐诗”“宋词”里陶然酣梦的一派天真；是在“别、车、杜”思辨网阵中冲突寻路和在“悲惨世界”“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的精神盛宴上消化的营养；是在“求器”“求技”“求道”等无数个不眠之夜写作与思考中的不停追问；是在重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逐渐清晰的哲学意蕴与价值法则……而真正将“审美决定论”激活的是老子的四个字“绝学无忧”。“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见《老子》二十章），心灵之自由（无忧）才能真正以道养己（食母），即是这一思想之精神支柱。

提出“审美决定论”是基于以下两个思考。

其一，检点本卷所录文章，时间跨度三十年，内容庞杂无所序。涉猎：绘画、建筑、电影、戏剧、文学、音乐、古诗词等等。一些轻薄为文之青涩少作也赫然在列，提起来未免脸红。收录这些，无非是要呈现作者于尚古精神追索中那些深深浅浅的真实脚印，更重要的也是因为这些文章虽然大小长短不同，但文心纠结缠绕的，仍是一个“大美之求”的共同指向。大美、大学、大德、大道，难道不是人们共同追求的思想之花吗？！就文艺学而言，中西之论的差异，不能永远停留在“唯心唯物”“主观客观”“中体西用”等概念是非判断的浅表层面上，不能只审形辨色，分香别臭。粗暴地以功利断生死，以实用判扬弃。而是要发其根荄，细分慢说，从审美的原点出发去探索艺术本质之人文价值。这即是“审美决定论”对新

古典主义精神阐发梳理的原动力。

其二，我们面对的时代与生活，犹如一场“文化大爆炸”，正制造着匪夷所思的“奇迹”。大规模灾难、雷人官员、群体事件、山寨器物、娱乐偶像、电视达人、网络红人、文化丑角、匿名哄客、恶搞词语，各种乱象林林总总，风起云涌。更令人无所适从的是，当下社会主流意识，虽然倡导“文化立国”和“文化复兴”，但何谓文化？却知之阙如。于是追之愈急，离之愈远。文化人的犬儒主义和“伪文化”的肆意扩张叠加在一起，令仍然保留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怎不忧心忡忡。当今，连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也早已面目全非，已非净土，大多成了假文化之名表演的舞台。至于如火如荼的“文化地产”和“文化产业”，更为奸商文化、痞子文化蹿红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精神雾霾”不仅散发出恶心的臭气，也窒息了人们的良知。他们在探击知识分子生命价值底线的同时，也加速引发了强烈的时间焦虑。这焦虑被岁月的流逝所触发，而指向变化莫测的未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谁来主宰我们的命运？谁来续写我们的精神族谱？这些历史久远的拷问重新横亘在每一个人迈向未来的道路上。

时代的精神病了，这无疑是真正的家国之忧！

一个世纪以前，当旧王朝分崩离析、新社会挣扎阵痛之际，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于时代问诊给药。他们或温和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高喊实业救国，或提倡教育兴邦……在一片昏热嘈杂声浪中，人们却忽略了一个由前清三甲进士出身的蔡子民所发出的声音：“以美术代美育，以美育

代宗教。”这声音被淹没在大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是理论太单薄，还是声音太微弱？今天，人们对厘清这团历史乱麻失去了兴趣。更何况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周树人、郭沫若等人的背影早已模糊不清，隐隐约约看到的只是一个个长满荒草的灵魂。

“审美决定论”不是往事与沉思，也不是一句革命性的“口号”。只是我还无法将之逻辑、系统、理论地阐述清楚。随着岁月流逝，在我终将无可奈何地撤退到窘迫的、麻木的失语与缄默状态之前，现在唯一的抵抗和选择，便是通过一些个案（某一种艺术形式）的分析思考，来为未来理论大厦的建设，做些聊胜于无的筹谋。

审美无处不在，审美对象无物不是。但狭义的审美往往是指艺术欣赏。从丹纳到朱光潜，那时的人们都是把美学称作“艺术哲学”。说到中国的艺术审美，没有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欣赏能像汉字书法之美那样多姿多彩，那样典型集中，那样俯拾可见，那样深邃莫测。有人说，汉字书法之美，不仅在指腕之间，而且“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体会学习，是安持慎修的定力，是书者与自己静坐对悟的最真实的一种仪式”。进而有人说，“笔性即人性，一字定终生”。好，现在就用“汉字书法之美”来检测“审美决定论”是否成立吧。

不久前，台湾要出版熊国英《说文解字部首源流考》一书，熊先生来函索题。我便写了一段话复答：“汉字乃中国文化之源，字源诚源之源，考订部首无异敲骨探髓，穷渊究薮，史上虽称小

学，其善实大，其意弥深，是为颂祝。”台湾学人颇为嘉许，算是不辱使命。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汉字情结，大概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

我出生在襟江带淮的古城合肥。合肥当时只是一个不足十万人口的小县城。新中国成立后虽被定为省会，也不过是一个不足十平方公里的蕞尔之邦。老城区内只有前、后两条大街（即今天的长江路和淮河路），临街除了几幢公家灰色的办公楼外，其余的都是低矮的商铺和民宅。记得读小学时，每当除夕，早早吃罢年夜饭，父亲总会牵着我的小手，穿过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弥漫在那空气中浓浓的硫黄味，沿着昏黄的街灯，挨门挨户去看那些刚刚贴上大门的春联。春联上大多写的是：一元伊始，万象更新；诗礼传家，忠厚继世；三阳开泰，千家回春……一类的应景吉语。父亲爱书亦能书，看到墨浓笔健的好对联时，他会轻声喝彩，什么颜筋柳骨、元气充沛便脱口说了出来。看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他会说这是杜诗，这家人好气派；看到“未能免俗、聊以解嘲”，他会说，屋里一定是住着一个散淡清高之人；看到有人家用白纸或黄纸写的“守孝难还礼，思亲免贺年”时，父亲便会告诉我，这家新死了人，热孝中是不能用大红纸来冲淡礼数的……这大概就是我最初的关于汉字书写审美的启蒙教育。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至今想起来，依然是那样的温热与亲切，光明与欢乐。

那么，中国文明之初的记忆，是不是也像一道道文字的刻痕，今天依然在历史烟云的深处闪烁着光芒呢？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到书契，文字出现了，人类可以用更精确的方法记录事件，可以用更细微深入的方式述说复杂的情感。可以记录形象，也可以记录声音。可以比喻，也可以假借。天地为之震动，神鬼夜哭，竟是因为人类有了文字，开始懂得学习书写和记录自己的心事了。

先秦诸子的书里，如《荀子》（解蔽篇）、《韩非子》（五蠹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有提到仓颉“作书”的事，先秦典籍也大多认为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或许创造文字这样的大事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太重要了，西汉以后书籍中出现的仓颉，逐渐被夸大尊奉为古代具有神秘力量的帝王。东汉人的《春秋纬·元命苞》里有了仓颉神话最完整的描述：“仓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查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清马骕《绎史》）

我不相信鬼神造字，但我相信汉字的神奇魅力。证明这一点并非难事。且不必说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信史中，有多少次天灾人祸要毁灭和撕裂这个多民族大国的历史版图。正是由于汉字的阅读和书写，既作为一种文明的记载，又作为一种文明呈现的复合架构，才牢牢地维系着东方文明谱系的完整，维系着天下大势的分分合合。“惜纸敬字”既为文化精神又是民族共识。

与世界上其他文字比较，几乎与汉字同时出现的，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等文字早已在现代生活中消失了，今天只能在不同国家的历史博物

馆的玻璃柜里，看见这些文明符码的碎片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只有汉字能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像一棵不老的大树，在生活和文明的时空里跳着自己的“桑林之舞”。即使是在计算机时代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今天，它又能凭借着汉字编码技术，从灭顶之灾中涅槃而飞，踏上时代前进的最新节拍。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于汉字生命力的怀疑与轻慢，不是无知便是杞人忧天。

我们大略可以这样分类：在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单音节构造的汉语是象形文字，而多音节构造的英、法、意、俄等西语是拼音文字。一个侧重视觉赏会，一个有利于听觉辨识。有的文字学者曾认为，古埃及的文字初看非常像古代汉字的甲骨文或金文，常常出现形象完全写实的蛇、猫头鹰，容易使人误会古埃及文也是象形文字。1822年，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依据现藏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研究，用上面并列的古希腊语与科普特语比对，第一次勘定了古埃及文字的字母，原来古埃及文也还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主要诉诸听觉。听觉文字与视觉文字引导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可能有极大的不同。进而导向出中西文明体系双水分流和肝胆楚越的两大文化格局。

姑且不论孰优孰劣，单从文化现象上讲，当21世纪的图像阅读大大地丰富了以前文字阅读为主的文明方式和生活方式时，古汉字象形本质特征中的图像价值难道不应该被重新认识吗？这简直太神奇了！我们虽然不能做出“汉字至上”的武断结论，至少汉字文明的涵允博大，精深奥玄